

10.04

金湖革命傳統教育資料

第一輯



211600

金湖革命传统教育资料

第一辑

中共金湖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选 辑 说 明

我们金湖地区，是我党在一九四〇年开辟的一块老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先进人物，他们为开辟、巩固和建设这块根据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还无私无畏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不朽功绩，将永远载入金湖史册；他们的高大形象，将永远活在金湖人民心中。

为了用本地历史事实对党员、干部和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以激励他们更好地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根据县委指示，我们从已经征集到的大量革命史料中，选择与此有关的内容，首先编印了这本小册子。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对有些事实的调查核实不够深入细致，因此，选辑中的疏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今后在编印《金湖革命史料选辑》时进行校正。

目 录

无畏的战士 闪光的青春·····	(1)
吴运铎白手起家办工厂·····	(7)
许午阳一片丹心为人民·····	(12)
赤胆忠心跟党走冀德仁·····	(15)
抗洪抢险中的女书记——陈沅·····	(18)
壮烈的农抗河阻击战·····	(20)
芦柴滩上的艰苦斗争·····	(22)
诗词三十首·····	(27)

无畏的战士 闪光的青春

——几位革命烈士为人民献身的英雄事迹

战争年代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究竟是怎样为了革命理想而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呢？这里记述的几位烈士的感人事迹，就是很好的回答。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自卫战争期间在我县牺牲的年轻党员，其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有服务团员、乡长、指导员，也有税务干部、通讯员。他们的籍贯、性别、职务和事迹虽各不相同，但指导他们行动的都是一个思想，一种精神，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精神。

一心向党 浑身铁骨

章甫（又名杨桂英）烈士，女，上海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抗战爆发不久，她便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甘愿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新四军中的一位女战士。牺牲前，她是新四军五支队服务团团员，年仅十九岁。

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上午，章甫和服务团里一个姓杨的男同志，一起在当时的高邮县金沟区西安乡搞民运工作，不幸被顽高邮八区区长盖庆成手下的一伙土匪抓去。他们当天下午就被带到塔集镇，关押在寿佛寺。盖庆成这个坏家

伙见章甫年轻貌美，顿生邪念，便叫手下的人去劝她说，只要她答应不再给共产党做事，愿意做盖庆成的小老婆，就可免去一死。这个无耻的要求，当即遭到章甫的严词拒绝，她还痛斥了这些家伙不搞抗日，专搞破坏的罪行。盖庆成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动刑，企图逼她低头。可是，这一着也毫无效果。匪徒们没料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共产党员竟然这么难对付，只得决定将她杀掉了事。

第二天下午，匪徒们将关在寿佛寺的我十二位同志一起从塔集押往夹沟的刑场，章甫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一路上，她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从容镇定，昂首挺胸，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你是灯塔”和国际歌，来表达她对党的无比热爱和坚定信仰。路旁的群众，见她虽已受尽折磨，血透衣衫，竟还如此英勇顽强，慷慨激昂，一个个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称赞她是了不起的硬骨头，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女英雄！

当他们走到夹沟刘奶奶庵附近的一块乱坟地时，匪徒们喝令十二个人统统跪下。章甫铁骨铮铮，不但立而不跪，还十分轻蔑地回答说：“要杀要剐听你们的便，要姑奶奶下跪办不到！”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没有喊完，就英勇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

章甫同志牺牲以后，她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全县。从地方到部队，都开展了向章甫学习的活动。一九四〇年八月，新四军五支队在黎城镇召开进军淮宝誓师大会。罗炳辉司令在会上亲自表彰了章甫同志，代表支队党委宣布追认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号召全体指战员一定要学习她的革命精神，以进军淮宝的实际行动，为死难烈士报仇。章甫同

志虽然已经牺牲四十多年了，至今许多老同志还在经常谈论或撰文纪念她，可见她的事迹感人之深，影响之大。

公而忘私 献身革命

周 碧烈士，女，安徽和县人，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开始她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已有两个孩子。一九四〇年初，我新四军奉命开辟淮南路东根据地，需要抽调大批干部到新区工作。周 碧同志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带头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便积极报名参加新四军东进大队。当时组织上考虑到她的两个孩子都还很小，需要人照顾，就动员她仍留本地工作。周 碧公而忘私，决心毫不动摇，她将两个孩子托给婆婆照料，便随着东进大队出发了。

一九四〇年春，周 碧来到了高邮湖西，不久，组织上就分配她到黎城区磨脐乡任指导员。和她同来的一个女同志王 辉任副乡长。当时，这个乡不但群众基础很差，而且敌情相当复杂。逃跑到三河北岸的韩顽和潜伏在当地的土顽暗中勾结，蠢蠢欲动，妄图趁我立足未稳，颠覆抗日民主政权。因此，她们的工作既艰苦又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面对这些困难，她们毫不畏惧，以极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向全乡群众反复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了向地主豪绅借枪借粮的斗争。因此，她们成了土顽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些坏家伙早就在暗中策划想对她们下毒手了。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周 碧、王 辉刚开完群众会，便被留用的顽乡长罗介人以有事商量为名骗到一个地方，落入一伙暴徒手中。周 碧、王 辉临危不惧，当

即义正词严地责问：“你们凭什么抓我们？难道我们抗日有罪吗？你们既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抗日？”暴徒们理屈词穷，无话可答，就假装关心地说：“看你们这两个年纪轻轻的女人，蹲在家里有福不享，何必跟共产党去吃苦卖命？只要你们从此回头，跟我们走，包你们有吃有穿有福享。如果你们不答应，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周 碧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自从我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下定了决心，跟共产党走到底！要我投降，绝对办不到！”暴徒们见引诱和恐吓都不起作用，就把她们吊在树上严刑拷打，她们仍没有屈服。暴徒们怕时间拖长了会对他们不利。当晚就十分残忍地用石头将周 碧、王 辉坠入三河。两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铁面无私 不受贿赂

刁 全烈士，男，我县金沟镇人，一九四〇年春至一九四三年牺牲前，一直是我抗日民主政府的税务干部，曾任高邮湖西货物检查处闵南货管流动组组长，负责高邮湖畔横桥、庙沟等地的收税、缉私工作。当时，那一带是我路东根据地与运东敌占区进行货物交换的必经之路，商船来往频繁，情况相当复杂。为了替人民把好关、收好税，刁 全同志在工作中做到不畏艰险，坚持原则，坚决同破坏税收工作的坏人坏事作斗争，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闵南货管流动组接到群众的报告：庙沟附近有一只走私粮船，正开往高邮敌占区。刁 全闻讯后，立即和缉私员李光前跳上一只小船追了上去。经过仔细检查盘问，发现这只船上装的都是走私的小麦和黄豆。

按照抗日民主政府的规定，这些粮食必须全部没收。于是，刁全责令船主立即调转航向，开回席沟处理。船上的几个家伙一看情况不妙，便拿出五十块银洋，笑嘻嘻地对刁全说：

“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你高抬贵手，放条出路。”

刁全见此情景，更加冒火，便厉声斥责道：“走私漏税是犯法行为，一定要依法处理。你们想用金钱收买我们，绝对办不到！”那些家伙见贿赂无效，顿起歹念。他们在表面上假装愿意接受处理，暗中却已做好行凶准备。当船只正要拐弯的时候，几个家伙突然一拥而上，将刁李二人一起推入高邮湖中。李光前因水性较好，在湖里游了一会以后，被路过的渔船救起，而刁全同志当时就以身殉职了，时年二十三岁。

根据李光前同志回来的报告，县货检处第二天就派人前往现场捞起了刁全的遗体，不久，又在金沟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号召全县所有的财税干部学习他的革命精神。据说当时路东办事处副主任方毅同志还派人送来了一副亲笔书写的挽联。一年后，杀害刁全的凶手终于被我抓获归案，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严守机密 毫不动摇

徐连才烈士，男，原籍河北淮阳（后迁居我县），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四年入党，一九四七年九月于闵桥牺牲，年仅二十三岁。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大批兵力向我小河东地区大举进犯。高宝县委指示区乡干部迅速转移，分散隐蔽。当时，徐连才在闵塔区双庙乡当通讯员。九月十三日

晚，他随乡长王世荣从叶家渡乘船下高邮湖，因遇顶风未能走成，只得在湖边孙立章家暂住一宿，打算天亮再走。不料孙立章这个坏家伙，当晚就向匪保长张继文告了密。第二天天刚亮，张继文就领来三十多个还乡团，把孙家包围起来，大声嚷着要抓活的。王世荣、徐连才立即进行了英勇抵抗，在打死打伤十几个敌人后，王世荣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徐连才被敌人抓去了。

敌人将徐连才一带到区公所，就立即进行审讯，要他讲出全乡共产党员的名单和隐蔽的地点。徐连才同志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一口回答不知道。敌人气急败坏，就用大头针戳他的手指头，叫他“坐飞机”、“坐老虎凳”，逼他招供。他的膀子被吊断了，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几次死去活来，但回答敌人的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后来，敌人又把他的父亲找来，想以父子之情来感化徐连才，仍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敌人在使尽手段，毫无收获之后，便在观音寺附近的一处石灰塘里，将徐连才同志残酷地活埋了。就义前，他还连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保证同志们安全，徐连才同志不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不愧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一个好党员，不愧是无产阶级的骨硬头。为了不忘先烈的功绩，不久前，冈桥公社红英中学在校园中专门为他树立了一块纪念碑，他的英雄事迹，已成为全校进行传统教育的一个好题材。

吴运铎白手起家办工厂

抗日战争时期，吴运铎同志原在新四军军工部三厂任政治指导员，一九四一年七月奉命来到淮南敌后根据地，罗炳辉师长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八个技工，命他建立一个年产六十万发步枪子弹的工厂。

他们接受任务后，便来到了当时的高邮县金沟区平安乡小朱庄（现我县金南公社马塘大队），临时借用一个农民家里的两间草屋作为厂房，除此以外，就一无所有了。面对一个又一个严重的困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部队首长的委托，前方战士的期望，于是九个人拧成了一股绳，个个都下定了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一定要把子弹造出来！

要建立子弹厂，首先要搞一批钢铁办机床，但在本地收集的一些废铜烂铁，只能做手榴弹，不能做机床。于是，他们四出奔走去寻找钢材。后来，根据几位渔民提供的线索，他们在蒋坝附近的南三河里，找到了一批原国民党政府丢弃下来的造闸钢材。接着，便组织了几百人的打捞队，经过十多天的艰苦战斗，终于把一根根钢材从深水淤泥中打捞上来了。这不但解决了制造车床所需要的材料，还为制造榴弹筒和平射炮打下了物质基础，真是一举两得。后来，军工部给他们送来一台四尺皮带车床、一台皮带钻床和一台牛头刨床。

“家底”厚了，原来的两间茅屋就嫌小了。于是，他们将工

厂搬进了比较宽敞的仙墩庙。在大雄宝殿里安装了机床，作为机械加工车间；又在庙门外搭起了席棚，设立了锻工、木工、铸造等车间。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兵工厂就办起来了。

制造子弹，需要有一台冲压机床。没有图纸，吴运铎同志就自己设计自己画；没有设备，钳工们就土法上马，用钢凿进行手工雕刻。他们还根据游击战争的需要，造出了一种随时可以拆装的积木式冲压机床。这种机床，需要有坚实的基地才能安装。当时水泥很难找，他们就在金沟区委的帮助下，组织民兵前往大云山，锯下了一颗生长百年的大白果树，用它做了冲压机的底座。……就这样，吴运铎他们经过无数个日夜废寝忘食的紧张工作，终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陆续制成了生产子弹和迫击炮弹所需的工具和机床。不久，司令部派来了一百多个小伙子进厂当工人，区政府还派来了摇机器的民夫，全厂的所有机床就开始日夜不停地运转起来了。

一天黄昏，前方送来了一批废迫击炮弹，弹上的附件全没有了，只剩下个生满铁锈的空弹体。军工部首长附来一封信：“运铎同志：前方急需炮弹。你要尽一切力量，把这批炮弹赶快修好送来。”前线的需要就是命令！吴运铎同志看完信，立即和同志们一起动手，把炮弹上的弹尾、尾管和引线，全换上了新的。可就是没有引爆炸药——雷汞，这批炮弹还是打不响，真把大家急坏了。当时唯一的办法，只能从废旧的雷管内去挖取雷汞。这虽然是件十分危险的事，但他们还是决心去试一试。

一天中午，吴运铎同志先把几只旧雷管放在一盆冷水里，然后取出了一个雷管，小心地挖出雷管口部的一块雷

汞，用锤敲打几下，并未爆炸。可是，当他拿着签子再往雷管里面掏的时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雷管爆炸了，他的左手顿时被炸掉了四个指头，左腿膝盖也炸了碗口大的伤口，脸也被炸伤了。同志们闻声赶来，见他已昏倒在地，成了一个血人，一个个都哭了，赶忙把他送到黎城镇附近的三分所院去进行抢救。第二天，他仍然昏迷不醒，双目紧闭，不吃不喝。医护人员只得把他的牙齿撬开，一匙匙地往嘴里灌糖水。他在昏迷状态中，有时猛地从病床上跳下来，直往门外跑去，高声喊道：“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前方等着要炮弹呀！”由于他伤势过重，跑不多远就摔倒了。同志们含着眼泪又把他抬回病房。有时他还突然用右手撕开包扎伤口的绷带和敷料，喊着：“为什么把我的手捆起来？这怎么能干活呀！”医生和护士们眼看他的伤口被撕得鲜血直流，只得轮流坐在病床边，用力按住他的右手，一步也不敢离开。就这样，他一直闹腾了十多天，才逐步清醒过来，当护士揭去他脸上的纱布时，他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瞎了。当时站在床前负责护理他的两个小鬼心里都很难过。他却反而劝慰两个小鬼说：“你们不要难过，听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工人，从小家里很穷，十四岁就进煤窑，给资本家做牛马。是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起来，才有我的今天。现在我的左手虽然炸掉了，还有右手，左眼瞎了，还有右眼。革命总是会有流血牺牲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他真是说到做到，眼看自己短期内不能出院，便决心利用这段时间先把鼓风机的齿轮结构设计出来。于是，他忍着剧痛坐起身来，从墙上的背包里取出了本子和铅笔，又开始了战斗。图纸绘成后，伤口还没有完全好，他就再三请求出院，回到了日夜想念

的工厂。

一九四三年初春，罗炳辉师长在司令部里亲自接见了吴运铎，要他尽快研制一种新武器，狠狠地打击敌人。他立即向罗师长保证：“我的一切属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回到工厂后，他赶忙不停地翻阅杂志，发现一本杂志上载有一篇介绍枪榴弹的文章，说枪榴弹是用步枪发射的一个小型的炮弹，威力较大。而关于它的构造，只说是用钢片压制成的。究竟怎样造法，却没有具体说明。于是，他只好自己去摸路子、找答案。他拿出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掷弹筒弹和各种迫击炮弹，不分日夜地摆弄和研究，终于设计出一个方案，即把粗钢棍锯断掏空，制成枪榴弹筒，象装刺刀那样套在步枪口部，再用铸铁造成形状象迫击炮一样的炮弹，装进枪榴弹筒内，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高压气体，把筒内的枪弹发射出去。在试制过程中，厂里没有测试膛压设备，得不到设计所需要的数据。他就用土办法来搞测试，先做一个筒子，量好筒子的直径，打一炮，再量一量，看它胀了多少，不行，再改一改。为了集中群众智慧，尽快把枪榴弹造出来，他经常拿着草图和工人同志一起商量，根据工人提出的意见，改进了原来的设计，把枪榴弹的底座和底座柄分开。这样，既节省材料，又方便加工。第一批枪榴弹筒造出来以后，试射虽然成功了，但弹道不稳，射程不远。于是，他又和工人一起研究，重新修改图纸，把原来设计的柱状型弹，改为滴水型弹，解决了弹道稳的问题。接着又改进了火药配制的方法，使射程达到五百四十米。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久，这种新武器就开始正式投产，一批批威力强大的枪榴弹筒和枪榴弹源源不断

地送到了前方。吴运铎他们就是用共产党人这种特有的顽强意志和革命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许午阳一片丹心为人民

许午阳同志是上海市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九四〇年三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他曾先后担任我涂沟镇镇长、银涂区委书记兼区长等职，一九四四年调嘉山县任县委书记，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一次反击战中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银涂区紧靠宝应湖。宝应的日本鬼子和湖里的土匪武装，经常前来骚扰破坏。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许午阳曾多次指挥民兵英勇作战，巧斗顽敌，有胆有略，威震四方。一九四一年秋，银涂区的农民刚把庄稼收到手，盘踞在宝应的日本鬼子就出动两艘汽艇，拖着两条大船，越过宝应湖，窜到银集镇来抢粮，妄想大捞一把。当时我银涂区署只有十几名战士和几名机关干部，不能和敌人硬抗。许午阳便立即带领干部战士迅速转移到了农村。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他和大家快很研究制定了一个“调虎离山”的作战方案：立即集中各乡民兵，前往河口挑土填河。这一着果然很灵。当时正站在银集东头大桥上观察四周动静的鬼子指挥官，通过望远镜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十分害怕我们真的把河口堵住以后，他们就插翅难飞了。于是，立即下令撤掉大船火速撤退。两艘汽艇如同惊弓之鸟，开足了马力顺着河道往宝应狂奔，一路上又是开枪又是打炮，而我们的

人这时早已隐藏到了安全地带。这一趟，鬼子不但一粒粮食没有抢到，反而白费了许多弹药，白送了两条大船。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见鬼子到银涂一带来抢粮了。

一九四三年春，许午阳为了搞好抗日统战工作，亲自给宝应湖里的土匪头子刘长法等写了一封劝降信，要他们赶快改邪归正。刘匪故出难题，虽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却只“请”许午阳一人前去谈判。当时不少同志都认为此行肯定凶多吉少，建议还是不去为好。可是，许午阳却说，这是我们直接向匪首们宣传抗日的一个好机会，我决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危而不去。后来，他果然一身虎胆准时赴约，在湖中的匪穴里与众匪首连续进行了三天谈判，向他们反复宣传了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要他们枪口一致对外，参加抗日打鬼子。经过这次谈判，不久，几股小的土匪，如高兰英、冀长清等，就陆续洗手不干，改为经商。根据我方的需要，他们还经常从敌占区里采购一些军需用品，如西药、电池、白布、肥皂，甚至子弹等卖给我们，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刘长法虽然贼心不死，但由于势孤力单，怕再呆下去会被我巡湖大队吃掉，后来也不得不离开了宝应湖。

许午阳从小生活贫苦，四岁就失去父母成了孤儿。后来，上海市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位老工人、地下党员将其收养，才有了一个家。他十二岁就随养父进工厂当童工，亲身体会到了剥削阶级的残忍和劳动人民的痛苦。因此，他的爱憎异常分明：与敌斗，他立场坚定毫不留情；对人民，他一片丹心满腔热情。在银涂工作期间，他经常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主动找群众促膝谈心。群众也都把他看成是家里人，在他面前，一个个都毫无拘束，畅所欲言。他一旦发现